

峥嵘岁月

解放金阳的几次战斗

县党史办 供稿

一九五〇年五月，曾率部跟随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的龙绳增（俗称龙三、是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三儿子）在昭通叛变，被我人民解放军击毙。龙三死后，其残部约三千余人溃逃到川滇结合部，妄图北靠大凉山，南据金沙江作最后挣扎。其中、伪师长龙奎元及其残部流窜到云南省永善县黄桷树、屋基和四川省雷波以西的石板淮、上田坝一带。而自称为西南人民革命第一纵队司令的龙三之舅龙云武（又名龙定周，俗称龙舅老爷）和其副司令唐树声、团长郑林、苏慕伍、魏培宇、肖子林、余振华、杨继承、大队长侯兴富、龙丙全，以及其残部共约一千五百余人则从云南的永善、昭通、鲁甸、巧家等地陆续逃到金沙江沿岸，最后渡江进入金阳县境内天地坝（今县城所在地）德姑（德溪乡所辖）灯厂（今芦稿镇所在地）梗堡（今梗堡乡所辖）石子坝（今山江乡境内）以及交际河等地（这些地方解放前均为云南龙（云）卢（汉）两家的势力范围和彝族土司的家支势力割据之地）。龙云武等残匪逃到金阳后，与金阳地区的龙三匪部团长、土匪头子徐元明勾结在一起，笼络收买当地土目、头人等地方势力，妄图长期负隅顽抗。

为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龙三残匪，西康军区命令一八四师由五五一团、五五二团各抽出一个营，五五〇团抽出部份战士组成共有 1200 余人的东进支队。支队由五五一团副团长周培成任支队长，五五二团参谋长刘国栋任副支队长，师民运科长赵旺任政委。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凌晨，在东进支队队长周培成和副支队长刘国栋、政委赵旺的率领下从西昌出发，经三天时间，行程两百多华里，十月十四日到达昭觉县城。在昭觉，东进支队获悉，盘据在雷波一带的龙奎元残匪，已被一九五〇年四月进驻雷波谷堆的我人民解放军雷波大队和云南兄弟部队歼灭。支队却放弃了先东进黄茅埂的计划，挥师南下金阳。

十月十八日，东进支队从昭觉出发，昭觉县长毛筠茹、工作队副队长蒋道伦带领随军工作队为部队引路，当翻译。部队克服了在彝民聚居区行军无给养，语言不通，山高坡陡，蚂蝗叮咬等困难。经特口甲谷（地名，今昭觉县所辖）于十月十九日进入南瓦（今金阳南瓦区）。南瓦属土目阿力乌撒的势力范围，过去龙三为扩张势力，曾多次派兵攻打，因此阿力家和龙三家结下很深的冤仇。部队进入南瓦后，广泛开展宣传，讲清我军借道消灭危害彝民的龙三土匪的道理，讲清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解除土目阿力乌撒的思想顾虑，从而得到他的协助和支持。十九日下午，政委赵旺在毛筠茹、蒋道伦的陪同下，不带警卫，徒手亲临土目驻地，和土目阿力乌撒歃血为盟。阿力乌撒也热情地接待了赵政委一行，还宰牛款待了他们。第二天，阿力乌撒和其大儿子龙安民亲自护送解放军通过阿力土目管辖的地区。

二十日，东进支队到达波洛梁子的斯嘎波西（今热柯觉乡境内），根据当时侦察的情况，支队司令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支队长周培成率领从波洛梁子南下，经沙坝（今甲衣乡政府所在地）直插龙王庙（今木府乡境内）；另一路由支队政委赵旺、副队长刘国栋率领，取道新寨子（今天地坝镇境内）黑猪洛直攻天地坝消灭魏培宇，再去德姑消灭龙云武，封锁双龙坝渡口堵击欲逃向云南的敌人，最后两军会合聚歼梗堡之敌。

支队战士英勇顽强，连续作战，在短短的半个多月里，经过天地坝、龙王庙、特别是梗堡战斗，全歼了盘据在金阳的龙云武部下唐声周、徐元明残匪。击毙了匪总司令龙云武一百余名土匪。俘虏了匪首唐声周，团长苏慕伍等一千余人，缴获了高射机枪四挺，美式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十九挺，步枪一千二百支，手榴弹二百五十枚，卡宾枪九支，冲锋枪二十支，各种子弹十三万发，刺刀四十件和两箱炸药等战利品。至此，金阳解放。

天地坝战斗

天地坝座落在黑猪洛半山腰的一个小台地上，因有一大田，取名为田地坝，后谐音为天地坝。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刘国栋率领的东进支队五五二团一营一排、三连指战员连夜从斯嘎波出发，沿着崎岖山路，穿过重重密林直插天地坝。盘据在天地坝的匪首魏培宇听说解放军已到南瓦，于三天前就带着他的贴身心腹二十多人逃到了桃子坪（今

桃坪乡政府所在地），留他儿子魏林固守天地坝。魏在其父逃走的第二天，即派李兴昌、夏兴营二人到山顶黑猪洛碉堡里放哨。他再三叮嘱李、夏二人，要他俩只要发现解放军，马上鸣枪报警。二十一日凌晨，气候寒冷，李、夏二人龟缩在屋里睡大觉。解放军一声不响地摸过了黑猪洛。李、夏二人一醒来，发现解放军已过黑猪洛，吓得枪也不敢放，慌忙绕道马颈子（今天地坝境内）赶在解放军之前到天地坝报了信。魏林匆匆忙忙将其土匪拉到老营盘（天地坝分新老营盘）的土围墙边，架枪准备抵抗。与此同时，从桃子坪赶来增援的龙家管事王华中等土匪十多人也赶到了新营盘。拂晓时分从牛坪子和野猪湾两个方向逼近天地坝的解放军与新老营盘的土匪接上了火。我军居高临下，不到半个小时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前来增援的十多名土匪逃向务科，魏林等则向田上逃窜。土匪一逃，天地坝两个营盘的一百多名不明真象的老百姓也扶老携幼地夹在土匪中一齐逃跑。顿时，整个天地坝乱成一团，分不清谁是土匪，谁是百姓。解放军追到天地坝下面岩边时，残匪已逃到嘎喀依莫河（金阳河的彝称），刘国栋见残匪溃逃，下令停止追击，只向天地坝对面的山上发射了几发炮弹，用以震慑敌人。天地坝战斗即告结束，双方均无伤亡。

天地坝解放后，赵旺一方面派刘国栋率领一支部队到德姑执行预定任务；另一方面在天地坝做群众思想工作，动员逃走的群众回家。中午时分，逃散的群众陆续返回。下午赵旺在新营盘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安定民心。

十月二十三日，赵旺在天地坝召开彝民座谈会。阿力、沙马、马海三个家支的八名土司、土目、十六个白彝家支的头人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赵政委讲解了共产党团结上层、消灭龙匪的民族政策和解放军对土司、土目的态度，揭穿了共产党要废除土司、土目和解放军是来帮助阿力家打龙家的谣言，消除了彝民的顾虑。掌有清朝康熙皇帝钦赐的《威镇凉山的沙马宣抚司》之印的土司沙烈木基（安登俊）土司特口阿落、土目阿力乌撒等三人参加了会议。沙马土司的大管家陈依和在会上发言说：“龙三土匪在这里欺压彝民，我们要帮助解放军消灭龙匪”。会后，魏培宇带着部份残匪前来投降，赵政委对其教育后让他随部队到龙王庙作徐元明的劝降工作，桃子坪佃主龙安成带头人花树清赶来联系，并向解放军交出枪二十六支，捐献粮食，拖姑鲁头人毛长发、扬达实等自愿投诚，交出20多支枪并给解放军送来磨好的玉米面。以后，沙烈木基、特口阿落等还随军到灯厂、梗堡，沿途作彝族上层头人的工作。

十月二十六日，支队政委赵旺和从德姑剿匪归来的副支队长刘国栋率领五五二团一营、三连前往龙王庙与周培成汇合。

龙王庙战斗

龙王庙（今木府乡龙王庙）是打古鲁耻山梁的一个居民点，因从前此地曾建有一龙王庙而得名。打古鲁耻山梁是波洛梁子向西南伸出的一条支脉的末梢，中段最高处

颠尖梁子，北段叫小田方地。颠尖梁子西南有一彝民居住的独立院子叫打古鲁耻营盘（今木府乡境内）。打古鲁耻南边山脚是嘎喀依莫河，金沙江北边山脚是松林河。山梁的西南面是悬崖绝壁，与处于龙头关下面的灯厂隔河相望，因长期的水流切割，使打古鲁耻梁子如刀削斧劈般陡峻，恰似一巨龙卧地。徐元明为了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选择了这个退守自如的险要地形，作为灯厂的前沿阵地。

十月二十日凌晨，周培成率领的五五一团一营，五五二团一营二连到达打古鲁耻梁子北段的小田方。支队决定：兵分两路包围徐元明老巢——灯厂。一路由五五一团营长郭志民率领一、二连沿梁子南坡而下，经棉花地（今木府乡棉花地）夺取岳家码头渡口，截断徐元明退路，再攻取龙王庙，直插四方地，居高临下控制灯厂。五五二团一营二连走在部队前头，在浓雾中前进，刚摸到打古鲁耻营盘外面，就碰上了前夜住在该营盘准备于这天到波洛梁子阻击我解放军的黑乃日等二十名土匪。由于浓雾夹着细雨，双方接近后才相互发现，黑乃日慌忙带领二十余名土匪边打边冲出营盘，当即打死我两名战士，班长潘百管臂部中弹负重伤。土匪分三路逃命，二连指导员刘玉书果断决定分三路追歼，连长于德全带领一个排往左路追击，指导员刘玉书带领两个排顺打古鲁耻梁子的中路追歼，部队追到四方地时，徐元明派来增援的土匪又分三路向山上反扑，这时我后续部队已进入阵地，炮班战士韩元、吴甲元瞄准敌群连发数炮，同时轻重机枪也一齐吼了起来，在我强大火力的打击下，增援土匪慌乱溃逃，有的

掉下悬崖，有的被我方击毙，徐匪张小队长带领的一个小分队全部被我消灭。二连指导员刘玉书在追歼土匪中右腿被打断，左手负伤，另两名战士壮烈牺牲。我军当日占领了打古鲁耻梁子。次日，我军在四方地炮击徐元明巢穴——灯厂。徐元明多次组织反扑，妄图夺回阵地，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

郭志民营长带领的两个连也于十月二十一日拂晓赶到金沙江边的岳家码头渡口，与镇守在岳家码头的徐元明匪部中队长芦光强带领的二十多名土匪接上了火，土匪龟缩在岳家码头一个土碉堡里负隅顽抗。我五五一团一连连长李洪信向土匪喊话，宣传政策，规劝投降。芦光强从土碉堡里向连长射击，李连长中弹，于次日凌晨牺牲，另一名战士也中弹阵亡。土匪的顽抗，使我军战士义愤填膺，向碉堡发起猛烈射击，在机枪的掩护下，用三个炸药包，把土匪碉堡炸垮，土匪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匪中队长芦光强走投无路，跳岩投江，自绝于人民。我军乘胜追歼到魏家湾子的羌家岩洞。这里地势险要，上有陡峭悬岩，下有滔滔江水，我军数次进攻都未成功。次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攻下羌家岩洞，一连排长和两名战士光荣牺牲。

十月二十三日，我军经过羌家岩洞进入徐元明巢穴相邻的新场坪子，这是通往龙王庙的咽喉，新场坪子地处打古鲁耻梁子山脚，南临金沙江。土匪在我军追击下，纷纷躲进岩洞顽抗。五五一团二连战士杨文正采取猛打、智取结合的战术，在工作人员王英杰和同班战士的配合下只身靠近岩壁，把手榴弹投进岩上洞穴，消灭了藏在岩洞

里顽抗的土匪，创造了岩洞作战经验，使我军很快占领了新场坪子，切断了徐元明与龙王庙的南面通道。徐元明土匪中，除少数骨干分子外，大部分都是被逼为匪的龙三佃户，他们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其中很多人不满徐元明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但又听信徐元明的反动宣传，害怕解放军。我军占领新场坪子后，三人一组地分头挨家挨户向群众宣传解放军打土匪，解放人民的道理，宣传我军“首恶必办 协从不问 立功者受奖”的剿匪政策。五五二团二连战士冯文邦带领宣传组，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宣传后，使她消除了顾虑，当天就叫回了自己当土匪的儿子向解放军交枪投诚；解放军对这位老大娘的儿子不打不骂，教育后，让其回家。这样，不少群众出于信任纷纷带信或亲自去把当土匪的亲人找回来向解放军投诚。曾在梗堡住过两年的天地坝农民高定邦，在新场坪子向我解放军投诚后 给部队带路到司瓜口（今梗堡乡司瓜口）已被徐元明裹胁到耗子火山的新场坪子农民柳再富、王帮单等七人也拖了六条枪，十几枚手榴弹，近百发子弹跑回，在陈家梁子向我部跟踪追歼土匪的副支队长刘国栋投诚。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了土匪、起到了配合军事打击的很好作用。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流窜在德姑一带的匪总司令龙云武听到徐元明部在龙王庙被我军歼灭，龙王庙被我军占领的消息后，带领心腹土匪从矿山梁子赶到灯厂增援。二十四日，龙云武到灯厂后与徐元明密谋妄图以上灯厂（今芦稿镇境内）为据点 分南北中三路攻龙王庙 乘我军立足未稳之时 把我军“赶下金沙江”。

十月二十六日，龙云武带着一百多名土匪和精选出来的三十六名敢死队员从上灯厂出发，天黑赶到岩头（今木府乡岩头村）下面的蛇脑壳沟里，经过简短的训话壮胆，把随身携带的一饼鸦片烟分给敢死队员，吞食大烟后，以“舅老爷”为联络暗号，带着四挺机枪，借助朦胧的月光，于当晚鸡鸣时向我颠尖梁子主峰阵地发起攻击。我部队驻守颠尖梁子的五五一团一连指战员对龙匪的猖狂反扑早有防备，为了给土匪以致命打击，我部队采取引敌上山，一举歼灭的战术，将连主力隐蔽在颠尖梁子北坡制高点松林里，让部分战士且战且退地把土匪引到制高点南坡地势平缓的松林里，然后集中火力，迅猛地向敌人出击。被打得狼狈不堪的土匪连声呼叫“舅老爷”都没回声，知道龙云武已被我军击毙，顿时乱了阵脚，纷纷夺路逃命。这时，我部冲锋号响了，战士们尤如猛虎下山，狠狠盯住逃匪猛追猛打，一直追击到小田方，打死土匪四名，打伤十二名，缴获步枪七支，轻机枪一挺，短枪两支，文件一份。我一连代连长刘学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龙云武被击毙后，土匪企图抢尸体，我支队政委赵旺提出，龙云武部下只要放下武器，不再顽抗，我方可归还尸体，龙匪部下及亲属接受条件后，于第三天由龙云武妻子唐秀银从热水河赶来将龙匪的尸体领走。

在龙云武带着“敢死队”攻打颠尖梁子的同时，徐元明也派出了几个中队的土匪从松林坪四方地向颠尖梁子发起进攻，同样遭到我军的致命打击，彻底瓦解。

十月二十七日，徐元明得知龙云武死讯后，感到末日来临，便从上灯厂跑到新火地（今芦稿油房村），收罗残兵

败将约二百人，经石笋梁子（今芦稿乡境内）、陈家梁子（今春江境内）、芦茅林（今对坪镇境内）逃到梗堡山。随即灯厂为我军解放。

梗堡战斗

梗堡是波洛梁子山脉延伸入对坪的末端，山顶上有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平地。最高处的轿顶山海拔二千九百一十四米，金沙江从西南的山脚流过，西北面的西溪河，落差很大，河床狭窄，河上只有一条溜筒索道可以过人，山的正面有一条从悬岩上开出的小路与对坪坝子相通，山的东北面是悬崖峭壁和原始森林，只有司瓜口有条羊肠小道可上梗堡。

梗堡一带原属云南卢（汉）家管辖范围。一九四九年九月，龙三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以梗堡为基地，派兵打败卢家，抢占了梗堡。龙三把武器弹药不断运到梗堡山上，并派他的心腹团长郑林、副团长肖子林、大队长候兴富，分别镇守梗堡、对坪（今对坪区政府所在地）和石子坝（今山江乡境内）。当时，对坪只有六个土匪班约一百余人，分别驻守在挖路梁子、棉花地、大营盘。班长以上全是龙家心腹。唐声周、徐元明、苏慕伍、杨继承、余振华等匪首逃到这里后自诩梗堡为“小台湾”。妄图借这个险要的山头，苟延残喘，与我人民解放军长期顽抗。

徐元明残部在龙王庙被我击溃后，只收罗了二百余名土匪逃往梗堡，不少被逼为匪的当地农民听到我军政治宣传后，途中拖枪投诚，到了梗堡时，这股残匪只剩下

百余人，加上郑林、苏慕伍、余振华等残匪，整个梗堡也只不过几百人。东进支队在灯厂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决定兵分三路向梗堡山挺进。五五一团一营营长郭志民率一路由灯厂出发，沿金沙江而上，经麻柳坪、九道拐抵达对坪；支队长周培成，政委赵旺率一路由灯厂出发取道官家梁子（今派来镇境内）、芦家营盘（今红联乡境内）、放马坪，直抵司瓜口；副支队长刘国栋、五五二团一营营长苟四脑率一路沿着徐元明逃跑道路由新火地出发，经石笋梁子、陈家梁子、老口日堵，直抵耗子火山，再到放马坪，我三路大军在追歼残匪中，注意宣传民族政策，得到了当地彝族上层头人的支持和协助，派来乡的上层纳吉阿地（俗称纳吉老龙宫）、纳吉阿且（俗称火山龙宫）亲自到派来天地坪与赵政委、团支队长见面，表示支持剿匪；白银厂（今青松乡境内）头人簸箕助助（俗称龙姑老爷）派管家在唐家梁子迎接赵政委，表示拥护民族团结政策。赵政委，团支队长在官家梁子停留一天，同当地彝族头人座谈，宣传党的政策。

对坪是梗堡山与云南相通的必经之道，匪团长郑林坐镇梗堡山，派副团长肖子林及其心腹刘书官带领六个土匪班驻守挖路梁子，并将通往云南渡口的船只烧毁。我云南部队四十三师一二七团早已占领对坪子对岸巧家县的新街子。因无渡船无法过江。

十一月十一日，我东进支队一部抵达对坪东面的九道拐，对坪子六个土匪班的一百三十余名土匪已成瓮中之鳖。大军压境，匪军心大乱，惊恐万状，肖子林弃军出逃簸里寨子（今对坪镇境内），驻新银的两个土匪班，在班长

杨吉兵、安定荣带领下，火线反戈，到挖路梁子缴了另外两个土匪班的械，捆绑了刘书官，杨连长，并把刘书官押到沱湾交给东进支队。船工刘顺才挖出埋在河沙里的船用棉絮扎住裂缝，赶到对岸将一二七团的解放军渡过金沙江与东进支队汇合。

十一月十日，正值当地彝族过年。支队长周培成、政委赵旺率领的部队到了放马坪；副支队长刘国栋率领的部队经耗子火山也到了放马坪，对坪子已被东进支队和云南部队占领。云南部队一二七团、一二九团分别在云南金沙江沿岸的新街子，小田、新厂沟一带增援我部，堵截土匪渡江潜逃，整个梗堡山已置于我军的三重包围之中。

东进支队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一二七团侧面配合。十日晚，东进支队司令部决定集中兵力以土匪防御薄弱，但又十分险要的司瓜口为正面主攻梗堡的突破口。

十月十一日凌晨四时许，周培成，刘国栋率领部队从驻地出发，天刚亮赶到司瓜口。地处高山原始森林的司瓜口，浓雾弥漫，雨雪下个不停。苏慕华带着六名土匪，用三挺机枪封锁岩壁上的唯一上山通道，妄图利用司瓜口天堑堵截我军前进。双方一接火，我军担任主攻的五五一团三连就用猛烈火力强攻。三排长田克恭找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集中全部的火力猛烈射击，约半小时左右，土匪的机枪哑了，敌人警戒线被我突破，在机枪掩护下排长田克恭带领全排勇士顽强地向山顶推进，这时一颗子弹击中田排长，鲜血直往外淌，他仍顽强地向前爬着，嘴里喊着“冲上去，消灭土匪！”田排长倒下了，班长杜公祥、卫生员源有道、战士薛边文又冲了上去。我三连三排连续牺牲

了四位战士，司瓜口阵地仍未攻破，战士们个个恨不得插上翅膀飞上司瓜口，彻底消灭土匪。二排长李炳朱、班长朱良荣冒着弹雨再次冲了上去。两位战士又倒下了，战友们的牺牲激起了我军战士的极大愤慨，我部集中炮火对司瓜口进行更猛烈的攻击，下午终将守敌击溃，天堑司瓜口为我军占领，毙伤守敌三十余名，其余溃逃。三连勇士乘胜追击，我军大部队相继上山，当晚在星火地宿营。十一月十二日，我东进支队继续向敌人的巢穴——梗堡推进。一二七团一部也从对坪向山上发起进攻。我部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且打且进，下午攻占匪巢——梗堡。将红旗插上了梗堡山。接着云南部队一二七团一部也从标杆树攻上梗堡山，匪首唐声周、徐元明、郑林、苏慕伍、余振华、杨继承等全部被我军击溃，带领残匪纷纷溃逃，隐藏于深山老林。

攻克梗堡后，东进支队首长与云南部队王团长、李政委在梗堡山会师。随即布置：一方面以小分队活动，搜山捕捉匪首；一方面做群众工作，把缴获到的被土匪抢上山上的马匹、牛羊、粮食、以及其他物资清理造册，通知老百姓上山认领，动员群众协助解放军捕捉匪首和逃匪。由于武装搜捕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半月之内，匪首纷纷落网。唐声周在布拖境内被我部抓获；郑林被布拖彝民捆绑交给解放军；徐元明、余振华、苏慕伍等逃到西溪河边打洛的一个大山洞里被我军一一擒获；其余匪首也陆续归案。除徐元明押回灯厂公审镇压，肖子林在对坪枪决外。其余匪首一律交云南部队押回昭通、巧家、鲁甸等地镇压。

梗堡战斗结束后，东进支队报经上级党委同意，建立

了昭觉县灯厂区治安委员会，同时建立了灯厂区武装工作队，五五一团排长张乾增，师宣传员史国栋留地方分别任区分队队长和指导员。

一九五二年二月初，东进支队从对坪渡江经云南巧家，原西康省的宁南胜利回师西昌。

第二次进军瓦岗

陆平远 供稿

瓦岗(今属雷波县辖)解放前是川、康(原西康省)滇三省接壤的三角地带,历来就属沙马土司管辖,境内主要包括咪姑、雷池坝子、卡哈洛徐家梁子、牛耳坡、元宝山、岩头、岩脚、弹子山等地,大约有 3740 户,14000 多口人。解放后,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七年间,曾经历过三次进军瓦岗的战斗,这与传说中的“三打瓦岗寨”是个巧合。第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省军区九〇团一营及雷波县大队一部,云南昭通专区警备区一个连,渡过金沙江,经四天激战,击毙窜入瓦岗一带的国民党师长龙奎元、肖国富等人,全歼匪部,解放了瓦岗。第二次是一九五四年三月,以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团长刘俊辉、彭维弟及“共生党”司令陈国荣,宣传部长陈光远等人煽动勾结彝族头人安曲土、安八尔等匪首,开展了瓦岗工作。第三次是一九五六年民改开始,安曲土、安八尔等人不甘心本阶级反动统治的灭亡,极力反抗民主改革,而又再次组织平叛战斗。

第一、三两次本人未曾参加故不敢妄言,主要将第二次进军瓦岗简述于后,供参考。这次进军投入的兵力、人力都较之一、三次大得多。是金阳建县初期的两次大战役